

全唐文

201704

201704

201704

20170 2 201704

201704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八目錄

裴寬

藏冰不固判

崔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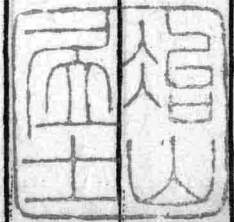
彈百僚班秩不肅奏

諫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觀疏

甯原悌

論時政疏五篇

上太子啟



劉秀

涼州衛大雲寺古刹功德碑

劉待價

朝議郎行兗州都督府方與縣令上護軍獨孤府

君碑銘 并序

蔡寬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八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八

裴寬

寬絳州聞喜人以文詞進景雲中舉拔萃科累官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元宗朝爲禮部尚書天寶十四載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

藏冰不固判

所司藏冰不固訴云採冰戶家不依尺樣

正德厚生九功惟序備物致用十翼斯崇均諸五行廢一不可況氣移西候日躔北陸深山窮谷涸陰沍寒狐絕聽

而無疑鴈爰飛而向暖風驚千里草木落而云黃冰結三  
河波瀾凝而不動眷言主者則有司存理宜採彼豳詩循  
茲魯策獻羔無闕賓祭有宜何得慢令致期以速官謗氣  
已昭於發洩罪將犯於刑書雖嫁禍於戶家固難免於科  
罪讀太子太傅

崔莅

莅中宗朝官左臺侍御史睿宗景雲二年爲吏部員外郎  
彈百僚班秩不肅奏

臣聞叔孫通覩漢朝儀多闕尊卑失序所以分別上下申

明禮儀於是羣臣知天子之至尊高祖知皇帝之爲貴此  
皆由班秩不忒威儀容止不差是故作孚萬邦用刑四海  
者也臣竊見在朝百僚多不整肅公門之內詎合論私班  
列之中尤須致敬或縱觀勅旨或旁閱制詞或交首亂言  
或遠班問事或私申慶弔或公誦詩篇或笑語誼譁或行  
立怠惰承寬旣久積習如常不增祇懼之容實紊矜莊之  
典臣謬膺推擇叨掌糾彈見無禮於朝廷誠是臣之深恥  
況西戎獻款北狄來賓恐觀中國之失儀招外蕃之所誚  
更若知而故犯不革前非望即停其入內量行貶削

諫爲金仙玉真二公主造觀疏

伏承陛下緣兩公主造觀可爲尊德敬道矣割慈忍愛上  
爲七聖崇福下爲萬邦作因豈不願神力潛資靈功密祐  
社稷永固宗廟長存者乎臣謂功奪其成凶與其敗寧邦  
致亂修福招殃何則季夏事殷時多禁忌斬木發土移石  
開山非直苦人必是傷物欲益反損求安乃危臣知其否  
未見其可然則救犯不暇何福助之有焉且季夏者土德  
正王之月炎陽方暑之月草木茂盛之月昆蟲繁育之月  
天地鬱蒸之月黍稷鋤耨之月夫土德正王之月不可發



洩地氣恐犯時禁則必有天殃有天殃則人心不附禍亂  
作矣炎陽方暑之月不可興動版築恐致霖潦必無成功  
無成功則人力不存怨望結矣草木茂盛之月不可以斬  
伐山林恐非堅實則速蠹敗速蠹敗則人勞不裒獎勸阻  
矣昆蟲繁育之月不可以穿鑿原隰恐乖惻隱乖惻隱則  
必生災變生災變則人業不安逃亡衆矣天地鬱蒸之月  
不可以徭役丁夫恐爲疔癘則必多天枉多天枉則人情  
不樂風俗離矣黍稷鋤耨之月不可以妨奪農桑恐傷禾  
稼則必闕歲計闕歲計則食用不足盜賊聚矣行此六者

謂之六殃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傳曰新作南門書不  
時也又曰凡土功龍見而興務成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  
正而栽日至而畢此言功作從時者所以順於天地也詩  
曰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此言宮室合時也禮曰季夏之月  
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無搖養氣不可以興土功妨農事則  
有天殃違此四者謂之四犯陛下營兩觀而降六殃損萬  
人而招四犯欲將致理不亦難乎臣望順時從人休功罷  
役候定中以建事占水正而修栽所冀天地鬼神降福臣  
聞漢明帝永平三年夏大旱是時大起宮室尚書僕射鍾

離意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政不節耶使人疾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此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直患人不安寧須應天心請罷勞役帝善而從之諸作減省即日澍雨今者雖非宮室起功終是觀寺興造伏望俯從臣請待冬初庶得伐木各宜役功無犯矣必以天文徵應神理須然用厭機祥事資興建與其積怨傷國孰若施恩養人往者宋景一言熒惑猶能退舍但陛下從諫凶咎定不爲災

甯原悌

原悌睿宗朝官太子洗馬先天元年由諫議大夫爲嶺南道宣勞使

論時政疏五篇

臣聞俗正時康則因循而易守人訛道替則馳騫而難安或垂衣而有餘或日昃而不足雖唐虞之盛烈文武之鴻徽未有不委任股肱留情陟用故善人者天地之綱紀帝王之羽翼靡革於仇讎莫限於芻隸不可失也自天授以來二十餘載周興來俊臣等譖害忠良壅蔽正直先皇舊

臣夷滅殆盡唯有狄仁傑魏元忠尚存仁傑等處先帝之  
朝猶爲小吏及周室之際實謂忠臣或樹績當時徇身王  
室近者變故頻及衣冠掃地忠臣名士纔餘數人爲陛下  
之棟梁作聖朝之耳目今者元惡已誅佞臣咸黜而人訛  
俗壞爲日已久理宜開張聖德杜絕猜嫌用是求人宣力  
王室使醜正惡直之士不有容其閒隙讒邪佞媚之徒無  
所施其巧辯然後可以議黎元安邦國則僥倖源塞聖王  
道興若使浸潤旁通危人路啟顏俊忠而獲罪茂先直以  
招怨雖有渭濱之賢傅巖之秀途遘卒遇難以爲用也則

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拯救之道將安所施

求才之難每留連於大聖知人不易亦惆悵於先哲今天  
下諸州良牧蓋寡何者古難其選今侮其職也然而代所  
重於京都時見輕於州縣者何也古者牧守政成擢登三  
事郎官特秀先宰一同潁川則黃霸爲公會稽則五倫入  
輔事不師古何能垂濟誠願尚書曠職則於方伯求材郎  
位闕官必以循良擢用事懸象魏道著彝章茲令克行仁  
風大闡考績三載誠爲故實

隆周之君垂仁義以勗後亡秦之主訓刑罰以流嗣或八

百延慶或二代亡家餘烈可知前史明鑒伏以太子初建  
養德春宮諸王在藩飭躬朱邸並請遠去邪佞親近正人  
知好佞之危身識尊儒之廣德動遵師傅之訓察納風雅  
之言誠使官府官僚賓客侍讀日資其道德月奏其藝能  
冀仁義於邦家樹邕穆於天下臣又以悖逆庶人先朝之  
愛女也肆讒慝於朝政崇甲館之華麗極宇內之驕奢新  
都宜城先朝之庶孽也

新都宜城二  
公主邑名

賜不踰於已分言不

預於外謀抑以全身疎以遠害故寵者則驕矜而遇害疎  
者則抑損而獲全誠使悖逆新都易地而處則存亡去就

可立而待也故長安非賢燕后爲愛古今明驗斷可知矣  
誠願公主駙馬不得假以權要所犯必有懲所習必有藝  
則九族旣睦萬邦以寧

公主昌谷  
惟林宜然  
殿不佩然  
言不

臣觀老尚虛無釋尚寂滅義極幽元之旨思遊通方之外  
故入道流者則虛室生白淨慮元門該釋教者則春池得  
寶澄心淨域然後法貫羣有道垂兼濟過此以往莫非邪  
惑其有鬻販先覺詭飾浮言以複殿爲經坊用層臺爲道  
法皆無功於元慮誠有害於生人梁武靡報於前先朝殷  
鑒於後咸耳目所接黎元憤怒伏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觀



雖昭報之誠有切於天旨而社稷之計莫踰於安人若使  
廣事修營假飾圖像盡宇內之功巧傾萬國之資儲爲福  
則靡効於先朝樹怨則取謗於天下自隋室以降寺觀尤  
多禪定東明之域足受緇黃之衆更爲建立罕見其宜後  
失請收前弊未遠又先朝所狎僧衆或有猶居聖側無益  
於政理有紊於朝章並請屏退無令親近

夷狄有釁廟堂之憂也近壘多虞大夫之恥也今聞黠虜  
擅命堅昆娑葛養精蓄銳以南侵爲多事而人戶全虛府  
庫半減倘或後歲之始來秋之末良弓漸勁塞草將衰朔

代交鋒靈夏受敵中國將何卒應哉伏願共天下以禦匈  
奴率王公以憂邊事輕租薄斂和下土之心簡賢任能結  
衆人之愛去奢崇儉實府庫之積推仁重信納將士之謀  
去私恩布公道故知兩夷有隙上國之資也高壁藏威待  
兵觀變因二虜之相持擅漁夫之厚利計有可舉時不可  
失斯五者並政之要也伏願陛下舉宏綱省衆務高拱崑  
廊責成賢哲徘徊於大道之域從容於無爲之場故立綱  
垂制後嗣流範至仁也安上全下先業不墜至孝也感而  
必通姦不暇伏至明也神化風行萬方草靡至德也必使

休徵累及聖政日隆遐邇宅心戎夷慕義神功光乎區宇  
鴻業格乎天地三代之興皆由此也

太子啟

臣聞事有可言者直臣所以抗議忠而見棄者志士所以  
太息至於竭誠事君信而獲罪懷祿輔國諂於取容二者  
難明取舍或異臣竊爲朝廷憂之伏惟殿下孝敬純深仁  
明善斷有大功於天下繼元良於社稷萬姓所以拭目百  
寮所以清耳皆欲王化之興隆風俗之革易也頃年以來  
天綱少紊小人趨競內難屢起方當振綱張弦之秋委才

任士之日若推心得人則萬目直舉如託寄非所則百度  
斯廢故王者先擇良臣復能均明同日月無私並天  
地功高化洽地平天成又以為官擇人者理為人擇官者  
亂理亂之繇官人之職也自二月以來勅令授官吏部注  
擬填塞府寺滿盈臺省其優勞當作別勅放選或虛名邀  
功或作才僥倖日以增益布列州縣殫竭府庫侵削黎元  
臣誠以為漸不可長也昔晉政多門官以賄進劉毅憂其  
危傳咸恐其亂武帝終而不悟卒有敗官之尤十數年間  
億兆塗炭是知古者省吏以崇化不聞多官以致理臣以

爲懲其弊者歸乎任人者也故忠臣難進而易退無黨而  
孤立守死善道執心不移迺姦人之所嫉爲國家之所利  
近者姚元之宋璟居獻替之職處銓衡之地用節員位頗  
立繩紀不爲權門黷貨所拘而以平心汲引爲務於時草  
澤之賢翹足待用天下凜然復有昇平之望也臣觀二相  
爲人勵已忠肅直身鯁亮雖有微疵又受黜責且守正之  
士志節之人棄瑕錄用今其時也昔叔向卜獄祁奚訟之  
猶將宥其十代以勸能者況其身不免乎往者易之三思  
傾動朝政所賴東之元忠戮力王室社稷殆危忠臣處朝

而獲安神器將移賢者竭誠而必復豈非忠臣良士力哉  
璟等行事無忝今古夫安必思危理則憂亂明王之誠也  
忠臣處朝姦邪屏退興邦之道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  
赦過宥罪殿下誠能捨其無咎收彼衆望因主上之餘閒  
議朝政之臧否使並悔過令復舊職則舉善之美垂於無  
窮濫官之弊澄清匪日矣

劉秀

秀中宗朝官修文館學士

涼州衛大雲寺古刹功德碑

夫無爲者靜而常樂應物者成而不有是知冥權弗恃瀾  
淪大悲可主方便於三界之中汲引四生宏宣八政非八  
萬四千無以開其妙門之路三十七品宏其淨土之衢者  
也大雲寺者晉涼州牧張天錫昇平之年所置也本名宏  
藏寺後改爲大雲因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創諸州各  
置大雲隨改號爲天賜菴其地接四郡境控三邊衝要俯  
蒼松而環城珍白蘭而作鎮揆日影占星表三時說法已  
布金沙四柱成臺遠分瓔珞當陽有花樓重閣院有三門  
迴廊依寶林而秀出干瑤光而直上洵人天之福地爲善

信所皈依也時有明牧右武將軍右御史中丞內供奉持  
節西河諸軍節度大使赤水軍大使九姓大使監秦涼州  
倉庫使檢校涼州都督河內司馬名逸實晉南陽王模十  
三代系也英瑋明允特達聰亮負經濟之偉才屬會昌之  
鴻運學綜羣玉文擅擲金撫俗安邊式昭神武加以宿植  
善因深究元理按部餘暇虔誠淨土重興般若之臺廣塑  
真如之像赤水軍副使右衛將軍陳宗北左金吾衛翊府  
中郎將安忠敬軍長史萬徹軍司馬王休祥神烏縣令胡  
宗輔並門承詩禮世襲箕裘席工文墨兼悟兵機深達般



若樂修檀行乃愆惡司馬等僉議裝嚴於北面化十善十  
惡四面行廊則兵爲喜捨樹檀那之副明曠劫之因於堂  
中面畫淨土變面西化地獄畫高僧變並刊傳贊院山門  
內各畫神王二東西兩門各畫金剛其後地獄變中觀音  
菩薩二地藏一齊空放光久而不滅花樓院有七層木浮  
圖即張氏建寺之日造高一百八十尺層列周圍二十八  
間面列四戶八窗一一相似屋巍巍以崇立殿赫赫以宏  
敞擬瑠臺之懸居狀層城之始構年代緜遠其下層微有  
凋落欲加繕補人力未就俄而東西三間忽然摧倒因掘

舊基得古錢一甕以助工後司馬公復與軍州共爲營構  
總剔四面更敞重簷於南禪院迴廊畫付法藏羅漢聖僧  
變摩騰法東來變七女變北禪院畫三界圖九相觀音福  
比丘翻譯經典有造經房一所梓匠呈材河宗獻寶資銑  
以三品訪丹於九區抵鵲無遺傷蛇咸錄郢人運成風之  
巧晉臣洒翰墨之輝雲聯梵殿煙凝珍館目屬寶坊儼焉  
相對雕甍鏤角金鳳盤龍刊名模金分身留影地土聿廣  
樓閣相連變現無方感通隨念至若須彌地主虛宮梵王  
是名菩薩月光童子如請說經猶言護法內控六賊外伏

四魔皈依祖師同申戒律心悟一乘行聞正果道存八方  
宏施濟度爲現在楷梯乃將來龜鏡寺主雪獻法師俗姓  
安氏姑藏人驃騎大將軍安公子孫高蓋駟馬平生不屑  
宴坐經行深心自悟元該四攝言絕二邊營事伽藍備盡  
精力所有營構悉稟規模上座證靜法師俗姓王氏太原  
人高邁非常晚近無等操尚遠情利益維那元證法師崇  
隸前上座守廉等並志誠明瞻風神疎朗共圖經始大願  
成就加以崇草園林列蔣花果琪樹爭妍瑠臺森列價重  
香山名高元圃法城之八朝夕來遊行李之徒瞻仰不輟

誠西之航而五涼之勝事也況乎義冠人天福禊中  
外萬禩無疆千秋莫朽爰記其事兼讚以偈

逃聽人代博求古今至宮不一法乳無音罕通惠樹直敞  
稠林何以出音惟聞覺地出俗云何證在煩惱修持奚故  
達在生老利物非速古今未早無去無來曰法曰道雖在  
譬喻言說皆空雖在圖像無有是同跡權混實理契感通  
智周惟理匪我求蒙教法兆基伽藍土地梵宇宮殿經臺  
樓閣寶鎮垂蘇璇題流鐸光陰煜耀烟霞忽霍三休槩日  
千尋倒影花散梅梁蓮披藻井鶉鷄不及元態自逞超士

伏歷王人摩頂既安靈館式紹禪關頓漸成學廣施積善  
道彌有路義總無餘一超色相永敦居諸

待價景雲時人

朝議郎行兗州都督府方與縣令上護軍獨孤府

君碑銘 并序

聞夫乾蓋上闢星緯分其纏舍坤輿下蟠河岳裂其封域  
是以觀象體物建百里之庶邦敦俗牧人置千石之多士  
則有威霽風雨稱明鏡於當時德洽絃歌號元龜於後葉

其有繼美宣化教肅刑清作根本於巖廊爲喉命於黔庶  
休明一代映徹九泉歷選徽塵歸獨孤府君矣公諱仁政  
字仁政河南洛陽人也本姓劉氏導擾龍之三源長河不  
竭疏斷蛇之曾岫連岳無窮屬逐鹿於中原乃避時於北  
漠因山易姓以氣雄邊及魏室之鬱興服袞論道遷周邦  
而扈從衣錦還鄉吐奕葉而增昌朝盈紫綬聳本枝而逾  
懋郡接朱轡茵藹紛綸可畧而述高祖永業齊中書舍人  
南道行臺右丞洛州刺史遷左丞加散騎常侍儀同三司  
特進行臺左僕射封夏州啟寧縣開國公武安郡開國公

廣州德廣郡開國公西平郡開國公瀛州章武郡開國公  
彭城郡開國公各食邑二千戶賜鼓吹一部絹布各二千  
匹錢卅萬俘口三百餘人馬五十匹轉七兵尚書兼吏部  
尚書入周拜司徒公行臺尚書令冊臨川王大司寇少右  
弼諡曰貞佩金章於黃閣綰盤綬於玳筵內助理於萬機  
外佐平於百揆竒籌獨運戶邑光於六封雅樂相喧鼓吹  
標於四錫曾祖子佳周柱國直閣將軍武安郡開國公華  
州刺史儀同三司隨大將軍涇州刺史應國公拜壇虎將  
祠黃石以傳書刺郡神君褰赤帷而察俗賞茅土於奧壤

以荅元功進儀服於太階還尊懋德祖義恭隋京兆郡富  
平縣令唐秦王府倉曹參軍事荆王府長史右衛郎將左  
衛中郎將左監門率温汾歸婺四州諸軍事婺州刺史上  
柱國高平縣開國侯雍容朱邸陪文雅之良遊巡警紫微  
膺爪牙之重任百城宣化得賈父之能名五等開封獲通  
侯之美稱父士贇唐宏文生文德皇后挽郎虞庠之胄必  
擇士林楚挽之郎實資門蔭選授霍王府戶曹參軍事密  
王府兵曹參軍事原州都督府戶曹參軍事轉汴州尉氏  
縣令遷坊州鄜城縣令上騎都尉行丹州司馬襲爵高平



縣開國侯幕府端簪聞爲善之最樂列曹從務佐激濁以  
增清叔孝擒姦智窮於耳粟伯騫薦士語重於筭金孫氏  
襲侯尚食漢間之地謝庭蘊玉還光席上之珍惟公騰秀  
二儀降精五緯髻年對日綺歲參元成千里之權竒望雲  
驤首刷五色之毛羽抱義賓王起家皇朝左勳衛左金吾  
引駕出警入蹕統式道之朱麾夜徼朝巡司禦戎之金革  
解褐思州司倉參軍事像水之平法絃之直游及盈庭之  
訟發蒙列局之疑掌十二之人天致菽粟之流衍改授宣  
州溧陽縣丞南服水鄉北斗星分吳越錯雜士吏剽輕公

贊銅章以化人持水鏡而照物季俗爲之懲革淳風由是  
興行轉朝議郎上護軍行兗州都督府方與縣令法三異  
之化振百里之雷敦禮義以教人薄聚斂以富俗女修織  
衽不下三齊男務耕耘還登九穀椎埋止息桴鼓於是稀  
鳴囹圄空虛簡牘以之無事旣而焦延罷職上書願留劉  
寵去官攀轅而送方同胡紹專城之任克遷遽等宣尼倚  
戶之吟斯作以景龍二年三月廿九日遘疾卒於河內郡  
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七士喪衣冠道亡儒墨德音何在恨  
九言之不追魂氣何之痛百身之莫贖惟公抱素懷璞蹈

孝履忠蘊智成囊含明作鏡敞生白之虛室泛登仙之桂  
舟酌其流而惑淺深庇其宇而忘寒暑儒林罩月武庫驚  
雷六義分落錦之篇八體下崩雲之陣阮公琴酒情盤修  
竹之閒尸子登臨神王長松之下清門赴弔無雜號之賓  
儉宰奉終靡一金之產可謂至德君子人之楨榦者也以  
景雲二年歲次辛亥二月景子朔廿七日壬寅遷窆於洛  
州河陽西北韓城鄉龍臺里之平原禮也馬啟滕城鳥飛  
揚墓晚風含怨託松柏以揚聲斜日緘愁向煙雲而沮色  
嗣子宗業隆堂構孝極天經攀翠柏以長悲奉元醪而永

慕想元成之祖德遂述家風鑒陳實之貞碑爰題翠玉庶  
陵移谷變竹帛匪堅而懿德嘉聲乾坤等固其詞曰

擾龍流派斷蛇分族遇亂中原避時北服因山易姓待時

干祿其一北魏稱帝佐命為臣爰從鳳蹕式返雞津祚茅食

采華轂朱輪其二踵德誕美韶姿令器渾金璞玉霜鶴雲驥

論起談天詞成擲地其三振翼鳳穴統武兵欄捧戟侍帝綰

綬除官霜凝吏道花飛筆端其四一同莅俗五美興化剽劫

懲姦嗤眩息詐女修纂績男務耕稼其五攝官稱謝攀轅告

歸佇遷喬木奄落斜暉昊天不愆與吾何違其六相彼青鳥

啟茲元室縞駟發軔丹旒揚日九原不返千秋永畢其贈  
人悲而結惛弔鶴思而氤氲薤灑泣珠之露松纏慘玉之  
雲爰勒銘於元石以作固於清芬其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九目錄

靳翰請宣示新經表

蕭嵩大唐故朝散大夫護軍行黃州司馬陸府君墓誌

銘

鄭萬鈞立先惠公為皇太子

代國長公主碑

楊虛受相國贈字子審贊

請禁惡錢疏

源乾曜

請舉行射禮疏

請出二子為外官疏

先師閔損字子騫贊

潘好禮 國身公主駁

諫立武惠妃為皇后疏

徐有功論

蕭嵩 大書姑陳婚大夫新軍許黃州回黑劉

請宣示祥瑞表

請封嵩華二岳表 小目殺



謝移家廟疏

裴灌

請封東岳表

諫春旱造寺觀疏

先師卜商字子夏贊

少林寺碑

... 子... 官疏...

... 先師... 損字子... 齊贊...

... 清好... 衣林寺... 軀...

... 表... 昭不... 商... 字... 夏贊...

... 碧... 春... 旱... 盡... 寺... 贈... 叔...

... 蕭... 高... 齡... 桂... 東... 岳... 泰...

... 裴... 載...

... 楊... 深... 家... 廟... 載...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九

靳翰

翰官朝議郎行右拾遺

大唐故朝散大夫護軍行黃州司馬陸府君墓誌

銘

君諱元感字達禮吳郡吳人也昔者舜嗣堯歷協帝初以  
闢門田育姜姓賓王終而有國其後俾侯於陸開錫氏之  
源作相於吳纂承家之祕元德之緒莫京於代曾祖慶梁  
官至婁令入陳三辟通直散騎侍郎皆不就祖士季陳桂

陽王府左常侍隋越王府記室皇朝太學博士宏文館學  
士父謀道皇朝周王府文學詳正學士並茂稱奕代餘慶  
資身擢慧葉而增芳飛靈波而益濬去官辭辟語默稱賢  
函席曳裾文儒繼美君生而敏慧長而溫良識清朗而惟  
深體矜重而不野宗族愛而加敬鄉黨狎而愈恭始以資  
宿衛解褐韓王府參軍事以丁憂去職服闋值國討狄軍  
出定襄戎幕擇材君爲從事文武吉甫斯人之謂歟尋爲  
婺州龍邱丞贊貳有能風俗時變遷睦州建德和州厯陽  
二縣令育人去殺訓物齊禮子游絃歌武城歎其焉用仲

康烏獸中牟稱其胥及尋加朝散大夫除黃州司馬到官  
未幾以神龍三年七月二十日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五  
天不與善神無福謙不其悲哉粵景雲二年二月初一日  
葬於崑山禮也初文學府君以善班固漢書勅授舒王侍  
讀君少傳其學也而無倦此易所謂幹父之蠱詩所謂聿  
修厥德者也嗣子南金等哀號罔極孝思率至卜兆是營  
封樹特永憂陵谷之變託詞頌休銘曰

簫韶儀鳳觀國賓王我祚光兮東有齊土南入吳鄉我族  
昌兮自君嗣業履素含章我譽臧兮內遊藩邸外掃戎場

我才揚兮為丞與令化洽三方我人康兮天子命我我朱  
孔陽佐乎黃兮美志未極盛圖云亡訴穹蒼兮碩德休問  
地久天長永無疆兮

鄭萬鈞

萬鈞尚睿宗第四女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少監

代國長公主碑

上闕三字 天闕一 我闕一 唐闕二 聖為闕一 天下闕二 睿宗有

闕十 我闕四 二后闕一 地中闕三 誕闕二 一為王二為主

公主諱華字花婉世祖神堯皇帝之元孫睿宗大聖真皇

帝之第四女今上之仲妹。母曰肅明皇后劉氏肇開湯

沐冊號永昌後廼相攸降歸於鄭時年一十有一。字闕一猶

字闕三既嫁闕一象歸妹闕一作嬪之養築以外館錫之美

邑食封一千四百戶置邑官焉開元初加崇代國長公主

植性而智因心則靈道亮於懷色温於貌美髮可鑑素闕三

字闕二惠聲闕二仁澤潛揚言有餘味情無近屬服慈友敦孝

敬昔在諒闇殆將與滅聰明銳澈韻清慮遠耳目所經無

不諷誦簡謚恬粹融融如也每擣蒲籥闕一碁闕一於盡

得妙微至於箜篌笛琴搗琵琶七弦阮咸箏隔簾闕一之

次定全唐文 卷一百六十九 鄭萬鈞 三

隨手便合有若天與寔同生知冰碧在躬學無不通聰捷

若神聲皆絕倫騁蕙心以

闕一字

巧

闕一字

變

闕一字

而添

闕一字

內範一部尤皆精鍊晝恒不寐留情翰墨書薦福寺經柱

三百餘言拂石雲散垂鈎露凝兔轉仙毫初從夜月麝霏

烟墨盡落天花初則天太后御明堂宴聖上年六歲為楚

王舞長命

闕三字

年十二為皇孫作安公子岐王年五歲為

衛王弄蘭陵王兼為行主詞曰衛王入場咒願神聖神皇

萬歲孫子成行公主年四歲與壽昌公主對舞西涼殿上

羣臣咸呼萬歲蒙自奉朱顏卅餘載泊乎暑月衣服如賓



讌婉之情不以天闕一見棄闕二何幸恩遇彌深男二女

四教之以德長子左贊善大夫聰聰為吾耳次子右贊善

大夫明明為吾目明使海內見聰使天下聞於國忠於家

孝合則雙美闕一為闕二傳云以德命為義也聰為駙馬

都尉恨未親迎長女闕一范陽盧氏有肅邕之譽二女琇

博陵崔氏資明豔之容三女璜范陽盧氏多慈孝之美四

女闕一太原王氏闕一純粹之行勗之曰玉以比德四合

天則洵翳瑤彩式昭供事懋乃衷潔作吾女儀逮乎晚年

歸心聖域六齋蔬食二時靜念闕一誦金剛經兩部闕一

次定全唐文 卷一百三十九 鄭萬鈞

華嚴八

闕一字

卷寶積一百廿大般若六百法華藥師大集

等經領悟了然色空不著撤聲樂投珠罽十有餘年矣又

於僧義福跪受禪觀又於金剛三藏受陀羅尼灌頂是相

非相以心照心逍遙真宗寂歷虛景去年忽謂蒙曰昨夜

夢念珠

闕一字

斷急手自拾一個不得是不祥他日又夢入

法堂見一空座有人指之此四公主座恐明年

闕二字

乃後

數月偵其儀刑稍稍顛顛以開元廿二年六月廿

闕一字

日

熱然不食安寢不起神氣晏如有同入定聖上愛切同生

倍

闕二字

念內

闕三字

中人饋藥朝觀夕察有加無瘳蒙泣而

諭之久作兜率天業正念莫散勿顧男女荅蒙自解在也

未去莫不闕一又向尼梵海云生則有死不如不闕三失

字闕一奴每讀經徹卷闕一發願願生第四天闕一和先許

奴不闕一罪翌日勅使來問口自附奏在上千萬珍重深

憶在上為人時孝順闕一業精神錯亂言語不得合掌奉

辭至其日闕一眾忽云有勅使闕一索香水頰浴於正寢

而寐齋時炯然開目告别諸王公主及諸親等相府闕一

大內闕一及一切總放不情願者於諸莊安置先是司農

小兒亦准此家生者不在此限品官給使放歸上臺封分

一半施寺觀家餘平分與女請陪葬橋陵不得厚葬莫著  
金銀銅器執蒙手曰恩愛斷也有不是處莫怪更枉辛苦  
屋裏人去去年少在莫更請出家蒙送奉一杯水別飲畢

長逝詞采清明宛若真訣以其月廿九日薨於河南修業

里第享年卅八初公主禮導善寺尼慈和者因說彌勒宮

事云阿婆未成更十年不知計至薨日今正十年嗚呼報

應之兆有期闕一眼之言何驗下生輪王之室還上天宮

嬉遊正遍之門是登圓闕一皇帝輟朝三日使尚宮弔祭

賜衣五十副所緣喪葬官供闕一作闕四監護永穆公主

及駙馬王繇同安王洵送往并為寫一切經以其年十二

月三日陪葬橋陵孝也天常與善茲言妄作曷殞濃華遽

凋繁萼闕二宵傾嚴霜夏落闕一縈紆其如慕悲展轉其

奚闕一嗚呼月辭天闕兮星沒皇宮翟服褰衣不可逢花

飄粉田兮葉萎沁水油軒畫闕一長已矣嗟乎蒙闕二膺

闕一門流涕容儀既闕一錦茵期憑夏屋闕一封闕二儼

設楚挽齊引驪駒啟行丹旒施空素衣皓野撫靈軒而增

慘仰空山而泣血夫敘德必近闕一親議賢闕一崇乎直

既親且直蒙何愧諸敢述流芳悲題翠玉其詞曰

於爍有唐系乎天光承天者帝嗣帝稱皇猗邗昭闕一作

皇之對厥生貴主為天之妹天妹伊何窈窕如玉浹洽恩

被綢繆禮縉道賁娥英德光宵燭其行成軌其言可服烝

烝孝敬抑抑威儀九族敦敘百禮罔虧學非從傳書乃臨

池歸真捨逸了靜絕為曰仁者壽天何不諒指座先徵遺

珠見相殷勤自勉誶諉無忘闕一匪憖留罔然遠賜帝心

悼惻傾家殞喪大匠監供闕一王送葬蒙也何罪忍奪天

人借如可贖願百其身穠李萎曉葍華祕春金剛罷焰玉

座生塵馬鬣成封龍輻即路畫翼扶轂丹旌指墓闕一薤

闕一字

挽於霜飈

闕字

笳簫於隴霧霜飈隴霧相披紛薤挽笳簫

咽不聞珠襦玉匣盡元夜軒后陵邊皇女墳

### 楊虛受

虛受元宗朝官諫議大夫充宣勞使

### 請禁惡錢疏

伏見市井用錢不勝濫惡有加鐵錫即非公鑄虧損正道  
惑亂平民銅錫亂雜偽錢豐多正刑漸失於科條明罰未  
加于守長帝京三市人雜五方淫巧競馳侈偽成俗至於  
商賈積滯富豪藏鏹兼并之人歲增儲蓄貧素之士日有

源乾曜  
空虛公錢未益於時須禁法不當於世要其惡錢臣望官  
為博取納鑄錢州京城並以好錢為用

源乾曜

乾曜相州臨漳人舉進士景雲中累遷諫議大夫出為梁  
州都督開元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八年  
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侍中十七年遷太子少傅封安陽郡  
公十九年卒贈幽州大都督

請舉行射禮疏

夫聖王之教天下也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於家



忠於國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是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以明和容  
之義非取一時之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  
戎古先哲王其不遞襲臣竊見數年以來射禮便廢或緣  
所司惜費遂令大射有虧臣愚以爲所費者財所全者禮  
故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乾坤再開日月貞明臣  
望大射之儀春秋不廢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則天下幸甚  
請出二子爲外官疏

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均

平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

七 坤閔損字子騫讚

惟顏亞聖惟閔比德讓宰善辭安親順色闕一字靜無閒中

正是則非經即禮至孝之極

潘好禮

好禮貝州宋城人舉明經累擢侍御史開元中轉邠王府長史遷豫州刺史累徙温州別駕卒

諫立武惠妃為皇后疏

臣嘗聞禮記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公羊傳曰子不復父  
讎不子也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丁蘭報木母之恩春秋  
美其義漢史稱其孝陛下旣不以齊襄爲法丁蘭爲戒豈  
得欲以武氏爲國母當何以見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於  
天下乎非止虧損禮經實恐污辱名教又惠妃再從叔三  
思從父延秀等並於亂朝綱遞窺神器豺狼同穴梟獍同  
林至如惡木垂陰志士不息盜泉飛液正夫莫飲良有旨  
哉且匹夫匹婦欲結夫妻者尚相揀擇況陛下是累聖之  
貴天子之尊乎伏願陛下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族

之女必在禮義之家稱神祇之心允億兆之望爲國大計  
其在於茲且惠妃本是左右執巾櫛者也不當參立之數  
春秋書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桓公誓命於葵  
邱亦曰無以妾爲妻此則夫子恐開窺競之端深明嫡庶  
之別又漢成帝欲立趙氏爲皇后劉輔極言漢桓帝欲立  
薄氏於中宮李雲切諫又見人間盛言尚書左丞相張說  
自被停知政事之後每諂附惠妃誘蕩上心欲取立后之  
功更圖入相之計伏願杜之於將漸不可悔之於已成且  
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惠妃一登宸極則

儲位實恐不安。皇太子既守器承祧爲萬國之主，本何可輕易？輒有搖動，古人所以見其漸者，良以是也。昔高祖以戚夫人之故，將易太子之位，時有商山四皓，雖不食漢庭之祿，尚能輔翼太子。況臣愚昧職參憲府，慷慨關心，感激懷憤，陛下留神省察。

徐有功論

客有問於主人曰：地官徐員外何如也？荅曰：守道君子也。客曰：徐公明識誠難爲儔也，何不稍圓通以協隨時之義而取富貴乎？何爲固守方正乖相時之道，幾致死亡者數

矣此豈大雅君子全身之義哉荅曰夫隨時相宜而取富貴凡情所曉徐公豈不達之若徐公者仁人也夫仁者濟物也此道大矣非常人所知故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徐公之不愛死亡固守誠節用此道也豈以貴賤生死而易其志履哉問曰仁則信矣忠則如何荅曰豈有仁者不忠丁當今帝德文明憂勞庶政思致刑措以隆中興徐公獻可替否盡忠盡節誠欲戴明主於堯舜之上置蒼生於大道之中事跡顯然有識同悉子何疑而問哉客曰鄙人固鄙不閑大體忠則信矣孝則如何荅曰豈

有忠臣而非孝子也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以顯父母今徐公之名聞於四海有志之士莫不增氣直揚名亦永錫爾類矣禮曰大孝揚名徐公之謂也問曰徐公之道既高矣何爲暫處霜臺即奏天官得失榜諸門以示天下規規然是釣名耳其故何哉主人胡盧而笑久而應之曰子徒見培塿未覩泰山乎夫天官者奔競既久濫進宏多選司權輕且未能止此弊之甚也徐公既處霜臺以澄清爲己任切於救弊急於爲善此徐公之情也以爲釣名可謂不知言矣客有慚

色問曰此人當今可誰與比荅曰宇宙至廣人物至多匿跡韜光者固有之矣僕寧敢厚誣天下之士乎若所聞見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問曰何如張釋之荅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此畧同耳然而釋之所以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問曰張公徐公皆是國士至於斷獄俱守正途事跡既同有何難易荅曰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命唐朝遺老或有包藏禍心遂使陶公之璧有所疑矣至如周興



來俊臣者更是堯舜之四凶也掩義隱賊毀信廢忠崇飾  
惡言以誣盛德遂使忠臣側目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  
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  
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徐公得之矣客曰若  
使此人爲司刑卿方得展其才用荅曰吾子徒見徐公用  
法平允即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固竒士也方寸之地何  
所不容者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客曰今日  
聞吾子議知徐公之令德未可盡言乎固知君子之道非  
小人所測也

蕭嵩

嵩左僕射宋國公瑀曾孫景雲初擢殿中侍御史開元十  
五年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封蘭陵縣子以破吐蕃功  
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七年兼中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  
進封徐國公二十四年拜太子太師天寶八載薨年八十  
餘贈開府儀同三司

請宣示祥瑞表

伏見所司奏今年祥瑞祥風起日抱戴嘉禾秀芝草生甘  
露降醴泉湧木連理瓜同蒂竹再生李成實駟鳩元鶴慈

烏鵲鵠寶鼎魚銘錢刀甄字等二十有一事臣聞惟德感  
神惟祥祚聖有欲之而莫致或不召而自彰蓋所謂天之  
仁福之先見者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徇齊敦敏  
欽明光宅三靈以泰百度惟貞故感應日聞珍符歲積蓋  
祥風者昭乎號令抱戴者表以納忠嘉禾主於同文芝草  
明於敬老甘露灑神靈之液醴泉發德澤之滋草木秀其  
地靈羽毛呈其天瑞其餘山川異氣器用殊姿舉而必然  
不可勝紀斯並元天幽贊黃靈合德非大聖不能降其祥  
非太平不能當其應請宣付史官傳於後代

請封嵩華二岳表

臣聞封禪之運王者告成當休明而闕典乃臣子之深過  
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受命繼天應期光宅垂慶雲而  
覆露暢和氣以生成物荷深仁時惟天道文明之化洽矣  
穆清之風被矣淳源旣泳福應咸臻盈於天壤昭於方策  
蓋非愚下所能頌美且天之在上日監在茲嘉大聖之神  
功降元符以表德恭伸昭報祗事升中古昔大猷孰先茲  
道臣等覩休徵以上請陛下崇謙讓以固辭事恐勞人抑  
其勤願德音所逮自古未聞昔虞巡四嶽周在一歲書稱

其美不以爲煩寧彼華嵩皆列近甸復茲豐稔又倍他年  
歲熟則餘糧地近則易給况費務蓋寡咸有司存儲峙無  
多豈煩黎庶吏當首路以望屬車陛下往封泰山不祕玉  
牒嚴禋上帝本爲蒼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伏願發揮盛  
事差擇元辰先檢玉於嵩山次泥金於華嶽天休旣荅人  
望見從上下交歡生靈幸甚臣等昧死敢此竭誠理在至  
公祈於俯遂無任悃款之至謹詣朝堂陳情以聞

謝移家廟疏

臣嵩言昨日大將軍高力士奉口宣俯令存問以臣私廟

逼近曲江人物喧雜非安神之所許臣移轉更就幽閑又  
憐臣田園知無手力擬令將作與臣營造伏蒙殊渥感對  
交深臣叨沐朝榮獲崇私廟禮尊祖考粗奉烝嘗而地接  
勝游城連禁御伏以神道靜謐久議移遷豈謂理會事宜  
天從人願聖情下逮元獎曲成遂使澤及幽明慶沾存歿  
邱山易負恩惠難勝今日已令下手移拆訖所令官作豈  
敢當之臣爲衰老自拙將攝十數日來加風氣發動猶尚  
虛憊未堪拜伏不獲詣闕奉謝

裴灌

灌絳州聞喜人初以養不仕後應大禮舉累官兵部侍郎  
開元中擢吏部尚書改太子賓客二十四年卒年七十餘  
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請封東岳表

臣聞道協乾坤聖人之元德功存禮樂王者之能事故旁  
徵前載博考鴻名躬歷數之期遇天人之應莫不發號施  
令并中合符澤浸黎元以茂聲實者矣伏維開元神武皇  
帝陛下握符提象出震乘圖英威邁於百王至德加於四  
海梯航接武畢盡戎夷之獻耕鑿終歡不知堯舜之力惡

除氛沴增日月之光輝慶襲休榮雜烟雲之氣色靈物紹  
至休祥沓委江茅將鄙黍均芳雙觥與一莖齊烈固可以  
稽典訓設壇場悉符瑞之美荅神祇之貺謙而不發雖在  
於聖心理則難辭孰違於天意臣幸遭昌運謬齒周行咸  
申就日之誠願覩封禪之慶無任勤懇之至謹於朝堂奉  
表陳情以聞

諫春旱造寺觀疏

臣某言臣謹案禮記春夏月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  
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加疾疫



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及夏時雨  
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詔兩都仍有  
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近日已來雨雖不多僅得  
下種若不勸以農桑恐棄本者多故書云雖有鎡基不如  
逢時言在乎時不可失也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  
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  
蠶妾饑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  
爲是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  
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爲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

防微慮遠伏願陛下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  
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石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若農  
業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饑寒之弊哉

先師卜商字子夏贊

孔門好學文章粲然言詩屬傳師聖齊賢德不踰法人何  
怨天見疑夫子離羣久焉

少林寺碑

原夫一旦垂梵界聖緣開萬化之先日照王宮神跡蘊三靈  
之始包至虛以見世象教久傳於曠劫籠羣有以示凡法

身初應於中古見神通之力廣拔苦因開智惠之門深明  
樂界鶴林變色觀其戀慕之心鴈塔開扉通其瞻仰之路  
少林寺者後魏孝文之所立也東京近甸太室西偏正氣  
居六合之中清都控九州之會緱山北峙亘宛洛之天門  
潁水南流連荆河之雲澤信帝畿之靈境陽城之福地沙  
門跋陀者天竺人也空心元粹惠性淹遠傳不二法門有  
甚深道業緬自西域來遊國都孝文屈黃屋之尊申緇林  
之敬太和中詔有司於此寺處之淨供法衣取給公府法  
師廼於寺西臺造舍利塔塔後造翻經堂香水成塗金繩

爲約苦心精力俾夜作晝多寶金身之地不日就工如來  
金口之說連雲可庇西緣長澗夾松柏之蕭森北拒深崖  
覆筠篁之冥密烟花濃靄暝下天香泉籟清音曉傳空樂  
跋陀息心茲地樂靜安居感而遂通境來斯證寤寐之際  
若有神人致石磬一長四尺規制自然聲律咸具得之河  
曲空聞漢使之談浮於泗濱徒入夏王之貢管絃風夜合  
清響於中天鐘梵霜晨諧妙音於上劫時有三藏法師勒  
那翻譯經論遊集刹土稠禪師探求正法住持塔廟虬箭  
不居光塵易遠虹梁所指象設猶存周武帝建德中納元

嵩之說斷佛老之教率土伽藍咸從廢毀明皇帝繼明正位追崇景福大象中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廼於兩京各立一寺因孝思所置以陟岵爲名其洛中陟岵即此寺也隋高祖受禪正朔旣改徽號已殊惟此寺名特令仍舊開皇中有詔二教初興四方普洽山林學徒皈依者衆其柏谷屯地一百頃宜賜少林寺大業之末九服分崩羣盜攻剽無限真俗此寺爲山賊所劫僧徒拒之賊遂縱火焚塔院院中衆宇倏焉同滅瞻言靈塔巍然獨存天龍保持山祇福護神力所及昔未曾有寺西北五十里有柏谷野羣峯

合沓深谷逶迤復磴緣雲俯窺龍界高頂拂日傍臨鳥道  
居晉成塢在齊爲郡王充僭號署曰轅州乘其地險以立  
烽戍擁兵洛邑將圖梵宮皇唐應五運之休期受千齡之  
景命掃長蛇薦食之患拯生人塗炭之災太宗文皇帝龍  
躍太原軍次廣武大開幕府躬踐戎行僧志操惠瑒曇宗  
等審靈睠之所往辨謳歌之有屬率衆以拒僞師抗表以  
明大順執充姪仁則以歸本朝太宗嘉其義烈頻降璽書  
宣慰旣奉優教兼承寵錫賜地卅頃水碾一具即柏谷莊  
是也迨海寓旣平憲章云始僞主寺觀盡令廢除僧善護

洞曉二門遠該三行詣闕進表特蒙置立武德中寺有白  
雀見貞觀中明禪師造重塔之辰白雀復示見璿圖肇啟  
初欲呈祥寶殿纔興遽聞相賀高宗天皇大帝光紹鴻業  
欽明至理嘗因豫遊每延聖教咸亨中乘輿戾止御飛白  
書題金字波若碑留旛像及施物永淳中御札又飛白書  
一飛字題寺壁雲開顧鶴電轉游龍神草競秀於椒塗雲  
泉迴飛於錦石雕甍增耀若綴春葩金疊分輝似懸秋露  
天皇升遐則天大聖皇后爲先聖造功德垂拱中有冬竹  
抽筍塔院後復有籐生證聖中中使送錢於籐生處修理

陞階寺上方普光堂功德隨日修造自爾飛鳥莫敢翔集  
此寺跋陁疏置業造神微皇家尊崇事光幽祕珍符薦臻  
於動植靈應亟發於庭除累聖屬心每頒渥澤王言宸翰  
旣疊映於雞峯寶象珠幡亦交馳於龍壑皇上睿圖廣運  
神用多能藉明臺之化清繹天池之墨妙以此寺有先聖  
締構之跡御書碑額七字十一年冬爰降恩旨付一行師  
賜少林寺鐫勒梵天宮殿縣日月之光華佛地園林動烟  
雲之氣色漢元魏武徒銜竒於篆素鍾繇蔡邕虛致美於  
緗簡日者明勅令天下寺觀田莊一切括責皇上以此寺



地及礪先聖光賜多歷年所襟帶名山延袤靈跡羣仙是  
宅邁羅閱之金峯上德居之掩育王之石室特還寺衆不  
入官收曾是國土崇絕天人歸仰固以名冠諸境禮殊恒  
刹矣高僧跋陁明三藏心禪諸門弟子惠光道房稠禪師  
等精勤梵行克傳勝業惠光弟子僧達曇隱法上法師等  
十大德亦號十英復有達摩禪師深入惠門津梁是寄弟  
子惠可禪師等元悟法寶嘗託茲山周大象中寺初復選  
沙門中德業灼然者置菩薩僧一百廿人惠遠法師洪遵  
律師即其數也皇唐貞觀之後有  
心雲元素智勤律

師虛求一義洞真諦之源復有大師諱法如爲定門之首  
傳燈妙理弟子惠超妙思竒拔遠契元蹤文翰煥然宗途  
易曉景龍中勅中岳少林寺置大德十人數內有缺寺中  
抽補人不外假座無虛授澄什聯華林遠接武星霜殆周  
於二紀蘭菊每芳於十步上座寺主都維那等牢籠法藏  
遊息禪林德鑿神珠戒成甘露海內靈岳莫如嵩山山中  
道場茲爲勝殿二室迴合八谷潺湲地匝具花門連石柱  
妙樓香閣俯映喬林金刹寶鈴下搖清漢法界之幽贊如  
彼皇家之福應如此天長地久不傳忉利之宮劫盡塵微

孰記鐵圍之會精求貞石博訪良工將因墨客之詞或頌  
金仙之德聿宣了義遠喻真空其詞曰

恒沙國土微塵品類妄見飛奔正心蘊櫃昏途莫曉淨根  
將墜樂於葢纏若安夢寐烝哉大聖降跡闍浮潛迴寶軸  
廣運慈舟實無滅度示有降柔紺宮西闢白馬東流迷因  
慢生悟爲信起玉刹建寶山載峙花臺竹林清泉妙水  
靜惟真相湛然攸止巖巖嵩嶺河洛巨鎮下屬九溪上干  
千仞天磴重阻仙都清竣式創招提是資誘進婉彼上德  
載誕耆闍傳業西土演教中華孝文申敬恩賜仍加經營

宴室迴出雲霞中岳北陟嵩山西麓斜界玉池洞開柏谷  
紆餘崗澗連延水木鬱起旃檀云誰卜築吾師苦行清修  
道場勵精像宇專力經堂金界繩古以塗水香散花有地  
棲禪得方解空應真默識開士乘盃遊集振錫戾止翻譯  
幽偈發揮妙理仙磬感靈神雀降祉運交土木代歷周隋  
劫火遞起魔風競吹法身咸翳淨國同隳或聞興復詎振  
奔離神堯應期撥亂反正皇矣覺力大宏福慶式遏醜徒  
聿扶神聖屢降恩旨兼敷錫命高宗時豫先后卜征亟迴  
雕輦屢倚虹旌巖題玉札地振金聲珍符薦至在物斯呈

我皇龍興有典咸秩懿茲上界式諸神筆雲搖大圍鑿迴  
少室草垂仙露林昇佛日護持八正每候能仁跋陀降德  
稠公有鄰厥後真侶更傳了因辨才高行無替清塵倬焉  
梵衆代有明哲今我諸公蘊彼禪悅芳越蘅杜淨踰冰雪  
遠締津梁無非苦節頰上靈岳山間寶殿秀出梵天孤標  
神縣芥城可竭桑田有變貞石永刊靈花常遍

轉轉全於而賦秦田有變見子不任

盡無敬樂無非苦憤賦上靈音山開寶

焚眾外有即皆令先請公盛如野地若

師公有曉幾好真卧夏野子因聽之高山

少室草垂山雲林長洲日齡時人五

外皇歸與有典效妹結意士服左詣餘

欽定人唐文卷二百八十目錄

蕭至忠

陳時政疏

崔湜

野燎賦 并序

御史臺精舍碑銘

王 故吏部侍郎元公碑

嚴挺之

諫安福門酺宴疏

大智禪師碑銘 并序

自撰墓誌

王琚

教射經上篇

教射經下篇

射法

射法

射法

射法公傳文卷二百八十一日殺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十

蕭至忠

至忠沂州丞人神龍初以附武三思自吏部員外擢御史  
中丞遷吏部侍郎中書侍郎兼中書令轉黃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拜侍中景雲初坐韋后黨出爲晉州刺史  
召拜刑部尚書轉吏部先天二年復爲中書令封鄴國公  
以太平公主黨伏誅

陳時政疏

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爲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

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爲粉飾苟得是務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而爲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儉人遞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者爲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卜

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  
爲美談於今稱之不輟於口者也臣又聞唐虞之時建官  
惟百秦漢之後命爵逾多故官衆則事繁人撓則僞起當  
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希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訾  
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  
紫盈滿官秩益輕朝綱日壞儉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  
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邱壘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者  
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爲匪人欲求其理寔亦  
難遂臣竊見宰臣貴戚及近侍要官子弟親眷多居美爵

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  
陛下若因循往轍不革前非爲弊已成返改難及惟陛下  
詳參之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  
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  
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人之子列試於榮班苟非  
其才徒長其佩飾無德而祿有類素餐而詩人之言多存  
諷刺因國風之有暢冀王道之不偏前人之所譏後王之  
所戒願陛下想居安慮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貴惜爵  
賞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德於樞近退小人

於閒僻法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撓法則天下  
幸甚臣伏見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此蓋爲  
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伏願陛下遠稽  
古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已下下及諸司長官各  
通內外總麻以上見任京官九品已上精加檢擇每家量  
勒一人在兩京餘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  
表裏相統遐邇乂安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進  
賢才雖言之稍難而行之甚易其外官有行能久著淪滯  
未申者望令巡使察名以聞即加進用冀四海之內無復

遺才八埏之中同歌聖德

崔湜

湜字澄瀾閬州刺史仁師子第進士神龍初累擢考功員外郎桓彥範當國引湜使伺武三思姦謀湜反以彥範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景龍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李尚隱所劾貶襄州刺史韋氏稱制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元宗將誅蕭至忠召汨封問失旨徙海外宮人元氏稱嘗與湜密謀進醖乃追湜賜死年四十三

野燎賦 并序

先天二年十月僕客於郢山之胡氏胡氏之子體道之疑  
命與僕有忘年之厚焉常以暇日登高縱觀見火燎於野  
壯而偉之因謂僕曰吾讀文多矣未嘗見有賦於是者試  
爲吾賦之僕時負譴觸物多興援毫斐然豈近聲律其詞

曰

郢國東走楚藩南極江關蒼茫千里一色在季月之窮會  
方短辰之驟匿霜皚皚而夜途霰淅淅而朝逼百草同死  
萬木皆枯瞻彼灌莽鞠爲榛蕪葉煩拏而積蔓根擁腫而

盤株旣攘壑以擢阜亦纍塍而冒塗及乎農聚告畢澤虞  
縱燎遠靡不焚近無不燒灼地而山川卷色炎天而日月  
積照固玉石以俱銷何芝蘭之不焦豈害物以利獲將順  
時而通教沃我公田之饒遂及我私之效盧城之曲客遊  
者聞之訊之其足觀也乃命我賓僕束吾征馬登於高岡  
一瞰平野是時牧童樵豎匍匐交馳提爝秉炬斯焉取斯  
爾其薤棘崇蘊縮茅始吹殘芳未熟短炬猶羸或蠢蠕蒼  
勃或宛延冶迤晶翳翳而莫振力緜緜而可羈不利進而  
求退每違高而趨卑狀君子之攝勇同哲人之守雌及乎



旭日照爛晴風蕭索憑燥鼓威倏忽而作光赭赭而傍翥  
氣瞳瞳而上薄翻紫燄於半天迸紅星而四落騞爾電烈  
雄然雷奔泉汨飈颺沙騰霧昏其始也杳然若六氣含象  
開混元其少進也赫焉若十日揚光登天門迫而察之既  
似乎驚鑣失轂駭平原遠而望也又似乎列羽攢旗馳塞  
垣於是走熾狂迂衝烟怒擊咆林吼叢欽谷歎壁或霍漢  
以燐亂乍轟嗃而搗拍颺如萬壑之崖崩拉若干巖之石  
坼經雪窟而敲靄突冰凌而沸沍棲禽失竄以驚嗥伏獸  
迷奔而墮蹶應接不旣吁其可畏能使烈士賈勇懦夫增

氣開耳目之溷濁蕩胸襟之滯礙登農山之嶺旣瑣瑣焉  
觀廣陵之濤亦復何謂及乎炎盛亢極途窮勢摧赫赫埽  
地滅成煙煨何倏興而忽歇何有往而不來無介推之生  
氣見韓安之死灰僕乃愀然歎息而謂胡公曰夫物忌太  
甚火亦如之得茲在茲失茲在茲徒觀其進德并命策名  
逢時三階式踐六柄初持方望會於朝論亦謀明乎帝思  
居則擊鐘陳鼎出則長戟幡旗咄嗟而嚴霜夏落顧盼而  
腐草冬滋道路多望塵而拜朝廷以轉日相期及乎過進  
受傷滿盈致缺或身辱名替或氣隳心折或朝失卿相之

權或暮爲匹夫之列客稍引而多去友雖求而已絕高門  
翳羅雀之叢曲池淪涸魚之轍伊皸皸而不禁固炎炎而  
就滅聊假興於斯文庶投鑒於來哲

御史臺精舍碑銘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也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取則蹈  
網罟嬰徽纏聯桁楊貫桎梏可怨天尤人哉左臺精舍者  
諸御史導羣愚之所作也蓋先王用刑所以彰善癉惡聖  
人明罰是以小懲大誡故崇崇清憲以糾以繩而擣杌頑  
嚚罔知攸畏冒於貨賄貪於飲食莽蜂不歌獠犬自噬焚

勞泯泯而陷於茲者歲以千計羣公等目而感之乃言曰  
天孽可逃自咎難逭夫能度壹切苦厄者其惟世尊乎所  
以僉捨與其議立斯宇欲令見者勇發道慧勤探妙根悟  
有漏之結證波羅之果纓珞爲施菩薩之導引衆生塔廟  
有成天人之護持正法不有善者人焉賴哉長安初湜始  
自左補闕拜殿中侍御史至止之日其構適就遊於斯詠  
於斯稽首於斯咨夫衆寶嚴身非如來之意方丈爲室蓋  
維摩之心故立像不務於珍華度堂罔圖其豐壯至若丹  
獲並棄剞劂都捐則歸依之心或未多也君子之作其得

中焉觀其椽之橐之是尋是尺掎徂徠之松攻荆藍之石  
疊櫨駢拱規攢渠亘錯盤螭以頓稅鏤蹲贄以銜鋪綠窗  
黝烟丹柱皜日香泉數曲環繞琉璃之地靈草百品藜藟

黃金之階信可滌慮洗心逃殃寘福爲利甚博獲報無量  
羣公以予忝文儒之林固以碑表相託辭不獲已而作銘

曰

惟佛之國黃金界道吁嗟下人誓不相好胡不歸命以自  
保惟佛之士白銀爲臺吁嗟下人爲惡不迴胡不稽首以  
逭災彼君子兮福所履兮是度揆兮不日成兮若神營兮

利羣生兮

故吏部侍郎元公碑

良玉吐曜非媚荆人之斲幽蘭懷芳豈珍楚客之奏若夫  
克抱厥德不揭其明四海順風以宏道萬乘渴日而致用  
見於元公矣公諱希聲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蓋顓頊之裔  
十三代祖魏昭成帝勲格皇天惠孚庶物駿啟靈命大昌  
於後故我曾大父隋尚書左丞宏尊賢愛人開物成務我  
大父隋南郡司法義恭禮樂是蹈詩書是好我皇考黃州  
刺史孝節政以禮成名以德舉奕代集禮以洎於公公含

真蘊靈幼有成量承顏善對實譚實訐母氏鞠育備於典  
訓三歲便善草隸書客有聞而謬之者公援毫立就動有  
楷則故當時目曰神童焉七歲屬文邈有高致十四通五  
經大旨百家之言先儒未諭一覽冰釋四方儒墨之士由  
是嚮風矣雅尚沖漠脫落人事鼎鐘黼黻罔汨其志妙於  
鼓琴尤工幽居綠水之操常抵傲縱恣不求聞達兄通理  
以其聲華太高諭其從事不得已舉進士授相州內黃主  
簿臨下以簡人用宜之黃州府君薨浹旬不怠暮而不懈  
至性之酷異類同傷於是昆弟胥命纍棘互勉負畚荷鍤

躬自成墳故族稱元氏之孝服闋調補校書郎轉右金吾  
兵曹萬年主簿公之始至萬年也河洛肇基於天邑峭函  
分守於懿親鄔國公武攸望地在維翰寄深鎮撫以公文  
吏之美僉爲判官凡有牋疏皆自公出朝廷嘉焉徵拜司  
禮博士則天大聖皇后萬幾之餘屬想經籍思欲撮羣書  
之要成一家之美廣集文儒以筆以削目爲三教珠英蓋  
一千二百卷公首膺嘉命議者榮之書成克厭帝旨遷太  
子文學主客考功二員外賞勤也皇帝纘膺大業擢中書  
舍人是時天地初復中外多務章奏交馳文誥疊委公操



斧則伐懸衡不欺至於獻納多所施用然而不樂處煩屢  
乞外補上優而不許轉太常少卿無何吏部缺公雖虬蟠  
不奮欲固其節而鶴鳴有聞終迫其用乃拜吏部侍郎實  
能考才施以諗所立振幽滯以器所用簡而能通清而不  
介輪奐畢舉衆論休之天錫不永清羸邁疾春秋四十有  
六景龍元年某月終於某天子悼焉賻以粟帛含禭之事  
即以景龍三年某月歸葬於某禮也懿交暱友平生詞賦  
之客聚泣而評曰公事寡嫂撫孤姪以義聞居閨門接昆  
弟以禮著黃州之酷昭其行也鄔國之徵表其才也太常

之舉見其高也吏部之僉彰其用也況乎體道之要心無  
疵瑕包身之防口絕臧否非夫全德具美自天離祉曷能  
臻此君子患道之不立不患壽之不永公道行矣奚其多  
傷而已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嗣子寄童齟之子嬰兒  
之慕夫人李氏故亳州刺史某之女今主客郎中禹之從  
父妹也華首喪天帷堂哭晝藐視孤疚哀感草木託詞於  
我故人庶以紀百代之盛余與公一遇相得二紀同遊聯  
光粉闥接袂華禁容範之好宛猶在目宴謔之言未忘於  
耳追慨疇曷援毫涕集公執交兵部侍郎南陽張說吏部

侍郎范陽盧藏用當代英秀文華冠時而盧兼有臨池之妙故張述銘盧篆石天下稱是碑有二美焉

嚴挺之

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舉進士并擢制科開元中累官至尚書左丞出爲洛州刺史徙絳州元宗欲大用爲李林甫所擠言其老病乃授員外詹事令詣東京就醫鬱鬱成疾自爲墓志與浮屠惠義善卒葬其塔左

諫安福門酺宴疏

臣浚言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

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蓋以天下心爲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諭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無相奪倫不致糜弊且臣卜其晝史冊攸傳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羅伎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一不可也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儻有躡馬奔車厲聲駭叫一塵聽覽有軫宸衷臣以爲

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以北宮多暇西墉暫陟青春日長已積塵埃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儻令有司跛倚下人饑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況於遠乎聖情攸聞豈不凜然祇畏臣以爲三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禮頻光百姓喁喁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酺即過於往年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爲課稅吁嗟道路貨易家產損萬人之力勞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爲四不可也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已之

欲況自去夏淫霖經冬亢旱農乏收成市有騰貴損其實  
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主明王忽於微  
細而成過患者多矣陛下豈可效之哉伏望晝盡歡娛暮  
令休息要令兼夜恐無益於聖朝惟陛下裁擇

大智禪師碑銘

并序

夫聖人以仁德育物者則醴泉潛應而湧嘉禾不播而植  
神功以不宰寧運者則元宗會境而立正法由因而備然  
則有靈允荅爰九疇而式敘無爲克成超萬象而宏濟暨  
今上文明大開淨業溥福利真慈之澤闢權智衆善之門

精求覺藏汲引僧寶往必與親念則隨應張皇通達之路  
騰演元亨之衢者其惟我大智禪師乎禪師諱義福上黨  
銅鞮人也俗姓姜氏系本於齊官因於潞載鴻休於邦牒  
踐貞軌於家範曾祖鴈門令大父烈考並棲尚衡門禪師  
始能言已見聰哲稍有識便離貪取先慈矜異遺訓出家  
年甫十五遊於衛觀藝於鄴雖在白衣已奉持沙門清淨  
律行始爲鄴衛之松柏矣乃遠迹尋詣探極冥搜至汝南  
中流山靈泉寺讀法華維摩等經勤力不倦時月遍誦畧  
無所遺後於夜分端唱經偈忽聞庭際若風雨聲視之乃

空中落舍利數百粒又於都福先寺師事拙法師廣習大乘經論區析理義多所通括以爲未臻元極深求典奧時嵩嶽大師法如演不思議要用特生信重夕惕不遑旣至而如公遷謝悵然悲憤追踐經行者久之載初歲遂落髮具戒律行貞苦自爾分衛一食而已聞荊州玉泉道場大通禪師以禪惠兼化加刻意誓行苦身勵節將投勝緣則席不暇暖願依慈救故遊不滯方旣謁大師率呈操業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大師乃應根會識垢散惱除旣而攝念慮棲榛林練五門入七淨毀譽不關於視聽榮辱豈



繫於人我或處雪霜衣食罄匱未嘗見於顏色有厭苦之  
容積年鑽求確然大悟造微而內外無寄適用而威儀不  
捨大師乃授以空藏印以總持周旋十年不失一念雖大  
法未備其超步之迹固以遠矣後大師應召至東都天宮  
寺現疾因廣明有身之患惟禪師親在左右密有傳付人  
莫能知後聖僧萬迴遇見禪師謂衆人曰宏通正法必此  
人也神龍歲自嵩山嶽寺爲羣公所請邀至京師遊於終  
南化感寺棲置法堂濱際林水外示離俗內得安神宴居  
寥廓廿年所時有息心貞信之士抗迹隱淪之輩雖負才

藉貴鴻名碩德皆割棄愛欲洗心清淨齋莊肅敬供施無  
方或請發菩提或參扣禪契有好慕而求進修者有厭苦  
而求利益者莫不懇誓專一披露塵惱禪師由是開演先  
師之業懋宣至聖之教語則無像應不以情規濟方圓各  
以其器陶津緣性必詣其實廣燎明哲之燈洞鑒昏沈之  
路心無所伏故物無不伏功不自己乃功無不成迷識者  
以悟日新愛形者由化能革不遠千里曾未旬時騰湊道  
場延袤山谷所謂旃檀移植異類同薰摩尼迴曜衆珍白  
積其若是乎如來以四諦法濟三乘衆生以八正道示一

切迷惑其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夫行可與真靜齊致  
道可與法身同體者固難議於斯開元十年長安道俗請  
禪師住京城慈恩寺十三年皇帝東巡河洛特令赴都居  
福先寺十五年放還京師廿一年恩旨復令入都至南龍  
興寺曰此人境之靜也遂留憩焉沙門四輩靡然向風者  
日有千數其因環里市絕葷茹而歸向者不可勝計廿三  
年秋八月始現衰疾閉關晦養不接人事誠諸門徒曰吾  
聞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當自勤力以濟神用衆  
以爲付屬之萌也明年夏五月加疾減膳廿四日申酉之

間有白虹十餘道通亘輝映久而不滅廿五日際晚攝念  
開顏謂近侍數人云本師釋迦示現受生七十有九乃般  
涅槃吾今得佛之同年更何所住又云臥去坐去亦何差  
別便右脅枕手壘足而臥此則知身非實處疾不亂奄忽  
棄世無覺知者皇帝降中使特加慰賙尋策諡號曰大智  
禪師即大智本行皆悉成就以禪師能備此本行也禪師  
法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派三百餘年獨稱東山學門  
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遞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  
寂與禪師二人即東山繼德七代於茲矣禪師性篤仁厚

天姿通簡取舍自在深淨無邊苦已任真曠心濟物居道  
訓俗不忘於忠孝虛往實歸尤見其困默有無不足定其  
體名數安能極其稱元波難挹高棟云摧旣離形器之表  
當會神通之域粵七月六日遷神於龍門奉先寺之北岡  
威儀法事盡令官給搢紳縞素者數百人士庶喪服者有  
萬計自鼎門至於塔所雲絕雷慟信宿不絕棺將臨壙有  
五色祥雲白鶴數十雲光鶴影皆臨棺上鬱靄徘徊候掩  
而散近古歸墓靈相未有如斯之盛也禪師之季曰道深  
力方墳而心靜弟子莊濟等營豐碑而志勤伊余識昧昔

稟非以文詞取拙將為剋慕在懷覽江夏立銘涕增

橫墜覩太原成論悲甚慨然攀緣苦集願望都斷太僕

卿濮陽杜昱者與余法利同事共集禪師眾所知見實錄

其餘傳聞不必盡記且離生滅是究竟無餘鏤盤孟乃古

今難沫顧才不稱物短綆汲深猶昔人稽首東向獻心廬

嶽者以為懇慕之極況鐫刻永世不猶愈乎其銘曰

契真慈者道為物先靈力幽授降劫生賢爰茲大十寂照

宏宣惠超三業心空四禪德溥甘露言感清泉翔軒宗極

念護無邊猶彼檀施兮福未嘗有如彼戒瓶兮物無不受

石無磷兮白不涅  
柏耐霜兮竹亭雪  
今將離世兮無有量  
永離蓋纏兮辭生滅  
門人法侶兮無歸仰  
刻石珮金兮狀高節  
望廬山兮摧慕瞻  
朗谷兮悲絕

元宗爲自撰墓誌

天寶元年嚴挺之自絳郡太守抗疏陳乞天恩允請許養疾歸閑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任二十五官每承聖恩嘗忝獎擢不盡驅策駑蹇何階仰荅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爲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終於洛陽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於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

勉拙從仕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飾為遺文

薄葬斂以時服

王琚

琚懷剡河內人甫冠與駙馬都尉王同皎謀刺武三思事

洩亡命傭揚州富商家識其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

元宗為太子獵韋杜間輒止其家太子已平內難琚說太

子除太平公主累授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常豫祕謀太

子受內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亂益急琚請帝決策除之

事平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眷委特異豫大政事號內宰



相歷拜九刺史琚性豪侈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氣使人發其宿贓貶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羅希奭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縊殺之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

射經上篇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垛一肘橫順席執弓必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膝前豎接席稍吐下稍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微拳令指第二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

下至濶以頭指第二指節當濶約引徐徐送之令衆差池如鳳翮使當於心又令當濶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平直然後擡弓離席目睨其的接手頤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右膊肘平如水准令其射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爲而箭去遲惟善者能之箭與弓把齊爲滿地平之中爲盈貫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至然後發箭故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

鏃同於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鏃馬上與暗中則乖此  
爲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在弓左箭發則靡其梢厭其肘  
仰其腕日以注之手以駐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爲也

教射經下篇

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體調其氣息  
一其心志謂之杵式知此五者爲上德故曰莫患弓軟服  
當自遠莫患力羸恒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  
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  
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

百發百中乃爲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深  
谷或曳之或擲之使其的縱橫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  
凡弓惡右傾箭惡其襍頤惡傍引頸惡却垂脅惡前亞背  
惡後偃皆射之體髓疾也故身前竦爲猛武方騰額前臨  
爲封兕欲鬪出弓弣爲懷中吐月平箭濶爲弦上縣衡此  
皆有威容之稱也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壘小指中  
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  
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  
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齧弦則致

箭曲入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即脆而易中其致遠乃  
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爲神而祕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  
亦爲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扼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  
大指承鏃却其頭指使不得闕則和美有聲而俊快也射  
之道備矣

之遊論矣

大計亦難味其能能外不器 傾味美香糖而飲於此

亦亦亦亦其味已俗好味前入 亦亦亦亦當四計奉儀平其

亦亦亦亦亦亦入心為杯而好之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一目錄

陳貞節

請除則天帝號表

請罷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陵廟疏

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疏

明堂議

太廟遷祔議

論肅明皇后請別立廟議

駁孫平子請祔孝和皇帝議

薛登

論選舉疏

請止四夷入侍疏

制良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一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一

陳貞節

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遷太常博士

請除則天帝號表

臣聞敬宗尊祖享德崇恩必也正名用光時憲禮也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天皇大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寵秩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義等不閑政體復題帝名若又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八十一  
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得昇祔於斯  
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  
近昇祔非遙請申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直題云則天  
皇后武氏

請罷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陵廟疏

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  
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  
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  
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

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宐許所後子孫奉之

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疏

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相屬獻裸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代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旣

開封建之典別子爲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  
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

明堂議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人則之  
蒿柱茅檐之規上下方圓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  
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地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  
上帝之宮乎故仰叶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  
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昔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  
墜詳究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

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  
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製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  
元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  
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已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  
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  
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  
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  
孔旣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其用作程神不字  
佑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

之期攝和熹從權之制以爲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  
己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門儲精營室爰從朝  
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旣毀之後雷聲隱然眾  
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  
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跡興重閣層  
樓之業烟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  
爾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已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  
配事乖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  
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

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近宮掖何以祈  
天人神雜擾不可物取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  
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  
豈容沈默當須審考歷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  
修可因者隨時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  
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謹議

太廟遷祔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昭穆迭毀而太祖  
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敘矣謹按孝

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貞皇帝是孝和之弟  
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  
穆須正謹按禮論晉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爲後也  
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  
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  
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晉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  
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  
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謂  
從禰以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



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裸長序禮也此萬代之典敢不颺言謹議

論肅明皇后請別立廟議

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有太妙之德已配會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啓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

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是帝  
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爲立廟名曰閼宮又禮論云晉伏羲  
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  
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  
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謹議

駁孫平子請祔孝和皇帝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並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  
則知七代之廟無兄弟之義矣殷繼成湯至於帝乙父子  
兄弟十有二君其正代止六而已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

六代王也此卽兄弟不數爲代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廟四並湯而六殷代兄弟四人相次爲君若以爲代便當上毀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廟位自禰已上極於太祖雖數溢迭毀隨而上遷三昭三穆夫言有闕也又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及禮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之日不得稱嗣子嗣孫則當上列云伯考伯祖下繫云姪子姪孫此乃何成七廟之位號何

成繼統之義序焉斯又不可之甚者也後漢論次昭穆定所繼之統以爲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繼元帝以弟不可繼兄故也又殷十二代唯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別立廟不必繼之七代也後漢祖列敘七廟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帝代立子孫克昌爲漢之太宗晉景亦晉文之兄緣景帝絕嗣不列七廟之數何以知之據永興元年告諡代祖稱景帝爲從祖也若以晉武越次尊崇其父而致廟壞遂及亂亾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代二十有四

歷年四百三十殷廟何嘗見隳漢朝未始經折殷漢之盛  
委而不言魯晉之災引以爲喻是以春秋書太室壞者乃  
垂明誠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毀折者天誅奢麗不以遷  
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辨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億萬  
人之心也昭穆列序重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  
貞皇帝相亞在廟正成六代何以辨貴賤乎裔嗣絕滅何  
以宗後代乎昭穆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況國家遠遵  
殷之陽甲近法漢之成帝特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開百  
代不毀之廟別立園寢永以寧神歲時烝嘗與國終始有

何不可乎又孝和在則天末年自身處儲嗣昌宗小豎素  
宣威權惡盈稔貫眾所共棄南衙則宰相歸奉北門則將  
軍嚮從推崇嗣君誰曰不可豈若韋氏悖逆干紀亂常總  
軍國之權操生殺之柄旣行不軌欲振凶威將誅懿親以  
絕人望睿宗大聖貞皇帝枕戈代邸泣血待晨志切仇讎  
義殷家國沈謀內斷委策聖明開元神武皇帝仰稟成規  
俯懷祕略挺身奮臂突入北軍不及終宵一戎定保致君  
親於堯舜拯社稷於阽危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建立聖  
明之副宏宣祖宗之業前史不疑漢文繼統今亦何怪聖

貞之代宗乎禮兄弟相繼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當用繼  
先君不繼兄之絕統也今睿宗雖代孝和而立故當同繼  
高宗則兩室並存便成二穆求之於禮不可同列於廟必  
須一室別居開元皇帝光臨區宇主祭宗廟豈容旁繼伯  
考之絕緒遂棄已親之正統乎乃云太廟壞緣躋聖貞所  
致引僖公後薨遷居閔公之上稱爲逆祀取類當今聖貞  
皇帝亞室高宗孝和皇帝特出立廟孝和升新寢之後聖  
貞方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躋居孝和之上引此爲證  
豈非誣罔朝廷耶孫平子云春秋傳稱君薨卒哭而祔祔

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者自山陵  
甫終九虞卒哭特祀正寢祔於太廟四時享祭於禮何虧  
平子又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昔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  
武不先不窋自去歲昇祔之後時孝和新廟未嘗樂懸所  
以差辰緣闕備物初非承制蓋是權宜修教若成卽當同  
日禮增華省具列事由豈緣尊卑致隔先後借如睿宗一  
室誠卑孝和不可緣睿宗之卑後六祖之祭重尊之道禮  
極繼先因親之義情殷旁及平子云今太廟毀由臣下阿  
曲之過恐危陛下之國昔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



年正月太廟殿毀改作新廟築階及泉遠徵名材雜以銅  
柱十二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據此言之天降災譴  
非枯朽者也按孔子在齊景公在焉左右曰周使至言先  
王廟災孔子曰此必釐王廟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  
黃華麗之飾故天誅其廟焉有頃左右報所災者釐王廟  
景公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也故晉之太廟掘地及泉雜  
以銅柱綴以珠玉踰先王之制降皇天之罰與釐王之廟  
異代同誅今國家太廟因隋舊制開皇之際創造新都移  
故太極殿是苻堅所造經今將四百年日月滋深朽蠹而

毀晉朝則新構梁折豈得非災唐朝則歲久檐摧誠何足  
怪夫論徵說咎須義正經理苟異於斯便成妖妄平子不  
識忌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訟朝廷引衰晉之朝比聖  
明之代惑亂視聽漸不可長平子又云廟雖造畢災尚未  
除來有何變故然史冊垂範義實多門妖孽之興理難固  
必廟檐墜落自有別由天道難知豈得專尤別廟且廟屋  
雖年淡朽壞聖上猶兢懼不已尊儒學於內殿慎刑書於  
外朝居纖以禮側身修德同殷湯之罪已等周文之小心  
縱令熒惑守辰猶能退舍況咎徵不見逆說其災平子又

云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尚有二年  
春秋猶非其失禮況夏喪冬禘其可得乎不亦太速乎後  
又云春秋閒淫雨彌旬傷稼敗邑漢書五行志簡宗廟不  
禱祀逆天時則致此災也夫水以潤下爲體不能潤下者  
水德微也何繫於淫雨哉斯乃妄引淫雨證成咎徵牽合  
災祥推於宗廟平子旣前非速於祭禘後嫌簡不禱祀前  
後立義互相矛盾速稱越禮簡復貽災未詳二途何者爲  
適且祔後時享與禘全殊烝禘無愆何名爲簡虐旱淫雨  
時運或然堯日湯年安能累德平子言僞而辯禮所不容

薛登

登本名謙光以與太子同名敕賜名登常州義興人文明  
中解褐閬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尚書左丞開元初留守東  
都再爲太子賓客七年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論選舉疏

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  
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及子  
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賜輅馬以止讒水  
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閒毀而無疑此由識

之至而察之淡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  
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  
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  
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則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  
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  
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  
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  
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  
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

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  
易退之規眾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  
賢愚卽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  
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 美名勝於利故小人之道  
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 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  
冀缺以蹈禮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術化俗則蜀士  
崇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  
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  
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

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宗之  
後祇重門資獎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  
士雅好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  
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  
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  
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  
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擇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帝納李  
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  
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

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效因陋就  
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  
虛爲貴有唐纂厯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  
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  
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  
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敷則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  
第上啓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  
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意未是人知之辭察其  
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此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



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  
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已推賢亦  
不冝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  
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  
循常之人捨其疏而取其附故選司補授喧然於禮闈州  
真賓王爭訟於階闈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  
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  
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  
已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

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惟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卽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獎拔夏統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惟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竒便充甲第藻思微減使卽告歸以此取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

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  
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撫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  
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  
軍亦無免主之效鬪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  
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  
謀設高祖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  
將不長於弓矢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  
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  
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

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  
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  
責實自然無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  
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  
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効伎之偏用  
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  
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  
既有隨材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  
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

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領蜀兵於渭南宣王  
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卿之  
文武帝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  
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  
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  
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  
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立  
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試令職守以觀能否參驗行  
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如翟璜之賞自然見

賢不隱食祿不專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  
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  
舉得才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請止四夷入侍疏

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  
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朝  
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  
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  
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辮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

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  
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  
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晉主咸以  
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化之  
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  
若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鑑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  
也伏惟陛下德洽區外仁被左衽綏懷式遏之方故無遺  
策豈臣庸淺所敢輕議然而區區之心有所未盡者也竊  
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

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  
漢法覩衣冠之儀目覲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國史  
察<sup>二</sup>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  
略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  
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  
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  
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  
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  
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



于是始伐楚取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

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  
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  
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危平城而冒頓不  
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  
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  
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氊罽美於章紱旣  
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不生漢  
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  
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

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  
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  
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綵麩粳以歸陰山之北  
安能使王彌崔懿反爲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  
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慮  
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預不謹邊臣失圖則夷  
狄稱兵不在外方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乘之規  
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  
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